

跋

許倬雲

中國以農立國，由漢武帝時開始，到最近臺灣的工業化，農業為中國經濟的主流，達二千餘年之久。中國農業的特色，是精耕細作的小農經營，田作的重要性已把漁林都擠壓到不能與田作相提並論的陪襯地位；另一方面，由於政治權威對工商業的歧視，農村手工業與相應的市場商業，遂也成為農業庇蔭下的附屬經濟。中國近代農業凋蔽，是由於中國被捲入世界經濟體系中，傳統的農業雖然有兩千年的歷史，卻也不能肆應外來的壓力。沈海槎老伯一生的事業在於復興中國的農業，但也並在同時，促成了中國農業脫胎換骨的過程。因此，沈老伯的事業，可以說是復活了中國農業的活力，也在以工業化為主的新經濟結構中，為農業作了新的定位。沈老伯一生，正處於中國急劇轉變的時期，中國有過不斷的外患與內亂；有許多的轉變是時代性的，有破有立。歷史性的人物，不僅能與時代的脈動相呼應，其中的上乘人物，更能推波助瀾，導引一代的發展，而不是隨波逐流的被變化扛著走。沈老伯正是這樣的一位歷史人物，他與他的同志們開發了中國新農業的動能，或推之、或挽之，不僅合力促成了農業的復興，而且由農業的復興，帶動了臺灣的工業化。

沈老伯從事重建中國農業的鉅業的初期，參加這個工作的平教派，認為中國農民教育程度太差，

貧病患私四項中以愚為最嚴重，因此主張由平民教育着手，改善中國農業。這一派的觀念，從大原則上說，也不算錯。當時中國，不僅農村中的教育不夠，一般國民教育也普遍不夠。打一個譬喻，當年的中國，宛如久病的病人，培養體力，是一個治本的辦法，平民教育正是強本固元的根本辦法。不過，病人在能夠接受營養、培養體力以前，一些眼前的急病還須借特效藥加以控制。沈老伯由農業本身着手來救中國農業，正是先求對症下藥，治好急病再說的作法。因此，平教派與農業派提出兩種不同的脈案，一個在救其根本，一個在急其所急。半個世紀後，我們看到沈老伯的脈案與處方生效了。下一步呢？培養中國文化的體力，仍當是大家努力的方向，不單農業方面如此，在別的方面也當以此為發展的目標。

沈老伯早期的工作，主要在於發展農業科技及其應用。因此，一方面他與同志們致力於育成優良的作物品種；另一方面，他也着手推廣現代農業智識，實際的嘉惠農民。然而，天下沒有任何工作是可以完全在技術層面完成的。他在農業推廣工作中，體認到其他相關工作的重要性。例如：農業貸款與農業增產是分不開的，因此，即使在抗戰戰火已經擴大時，沈老伯仍說服銀行對行將淪陷的皖北發放生產貸款。又例如：農民的財力受農產品市價的影響至大。中國農民習慣性的必須在農作物還在田中時借青苗債，到收成上市時，卻因作物市價大跌，而必須忍痛低價拋售，以償還債物及欠款。沈老伯有鑒於此，在抗戰時期，他主張田賦徵實；在臺灣農業復興工作初期，他主張肥料換穀。這兩種措施，都只能適用於一時，但在當時卻都有其特定的作用。有過一次，沈老伯光臨寒舍，我在侍座時，曾以這兩件事叩詢其施行經過。他老人家數次提到農民借青苗債的痛苦，並以此為實行這兩項措施的

主要背景。臺灣的農村在富足時，農民已不願肥料換穀。但在農民掌握的資金相當有限時，沈老伯的仁者心懷，應為當時農民解決不少困難。

中國傳統農業，也注重農業技術的改進及推廣。由漢代趙過、氾勝之以下，歷代農書都為了改進與推廣當時最佳農業技術而作。歷代的循吏，每以勸農為主要工作。在地方建設方面，良吏也以水利工程及墾拓荒地，招徠流散的農戶為常見。因此，若農業復興的工作僅限於技術的層面，則中國的農業發展，未必能脫離傳統的窠臼。沈老伯能脫出這個傳統，正因為他一生不斷擴大自己的視野。他的工作由育種、而教育、更進而為農業推廣，最後則負責農業政策的策劃與制定。在最後這一階段，他必須注意政治、社會、經濟、法律各環節的互應，也必須瞭解農業在整個國家經濟中的地位，以及中華民國的經濟在世界體系中可能發揮的份量。沈老伯隨著工作層面的提高而繼續不斷的擴大視野。這是歷史人物自我提昇的佳例。他成就了自己，更要緊的，他在自我提昇時，嘉惠了當時；在自我提昇時，也成就了歷史。艾力克森曾用心理分析研究歷史上幾位了不起的人物（如馬丁路德、如甘地），他發現這些人物都是能隨著時代的脈息，逐步成長，使自己與時代呼吸相通。沈老伯的一生事業，也可從這個角度看。他的成功，正是一個偉人與其時代一起成長的過程。

沈老伯留下的遺產，不僅是田間欣欣向榮的作物；他培植人才的成就，並不亞於育成優良品種的成績。這二十多年來，中華民國農業建設的領導人，鮮有不出於沈老伯門下者。本書的各位撰作人代表了他造就的人才。由本書作者的名單看，好幾位沈老伯的學生與助手，已超越了農業工作的範圍，並在領導國家政治、經濟、社會與學術各方面的發展。有一次我在侍座之際，叩詢沈老伯作育英才的

秘訣。他老人家三句不離本行，又以培育作物爲例，告訴我：「給作物好的環境，作物自己會長好的。」善哉斯言，沈老伯的秘訣，正在不強加干涉、抑制，也不揠苗，如此，良好的種籽，自然會發育健全。這幾年來，中華民國老成凋謝，收集於九州之精英，已垂垂老矣，各方面常有才難之嘆。我希望各行業的前輩與領袖，都能咏味沈老伯的秘訣，創造良好的環境，讓種籽自己生長。我尤其盼望：國家的教育政策，扶植應重於管制；國家的政治環境，寬容應重於防範；衆人的心性，開放應重於猜忌。天佑中華，多有幾個像沈老伯一樣的長者，爲國家民族、爲社會、爲後世，多培養各方面的人才。

沈老伯退休時，中華民國的農業已成功的復興了。他在最後幾年，頗注意於農業史。也正因爲沈老伯對歷史有了興趣，我才得到他老人家的垂青，有過幾年常接警欸的機會。沈老伯以其歷史的意識，看出中國現代農業又將轉入另一階段。臺灣的農業建設爲工業建設奠下了基礎，農業在經濟上的比重卻必然會逐漸減輕。農業必須轉型，使農業成爲工業經濟中的另一企業。同時，他曾指出，臺灣農業建設的成功，一在人力資源品質優良，一在注入了鉅額的資金。前者靠教育成功，也靠有效的組織。後者只能在現代經濟體系下，方克有之。因此，臺灣農業建設的成功，事實上非脫離傳統農業的形態不可。農業復興與經濟現代化有互爲因果的連鎖性。沈老伯的這番見解，是由歷史意識中自然形成的眼光，他事實上已經指出中國農業的遠景了。

本書的目的在於紀念沈老伯。我不是農業專家，只因爲沈老伯多年來對我的垂愛，君山才吩咐我作跋。續貂之作，自覺汗顏。謹以對於中華民國農業的祝願，作爲本文的結尾：願不久的未來，臺灣

的農村都像當年糖廠的社區，有學校、有圖書館、有工廠、有良好的居住環境。願不久的未來，農村中的附屬工業能生產各種各樣的農產加工品。豐收的水果變成果汁、變成罐頭、變成乾果、變成化學原料、變成香料、甚至香水，而不是傾倒入河。願不久的未來，農民不必嚮往城市，因為城裏的育樂文化，在農村中一樣都有了。願不久的未來，城市與鄉村、工業與農業，已經整合爲一，不再有損此利彼的現象。我更祈禱：中華民國的成就，有一天在大陸的農村也一樣的湧現。沈老伯若在座，他大約也會對我的祝願用餘姚口音，說聲：「真好！真好！」

世任許倬雲 敬跋